歷史與空間

■文：盧一心

站在那條歷史的河邊

站在土地上，向上看還是向下看，是一個問題，尤其是對於生活在山區裡的人們來說，更是如此。每一塊土地都有自己仰望或者俯視的姿勢。

向上看，意味着必須抬頭望向天空，去尋找心目中的那片雲，然後乘着它，飛向遠方；向下看，意味着必須低下頭，去深入腳下的這塊土地，讓目光生根，讓足跡發芽。其實，無論是向上看還是向下看，都是一種哲學的思考和結晶。

向上看，會有一種遼闊的感覺，恍如進入某一個夢境；向下看，心頭必然變得沉重，大地的面孔和表情很斑駁。向上看，天空很遠很藍又很無垠；向下看，大地變得很深很重又很神秘。向上看，人有一種很虛幻的感覺；向下看，人會變得很真實。世間總有很多的東西在這種虛無飄渺又很現實之間纏綿和若即若離。

然而，對生活在山區裡的人而言是沒有選擇餘地的，向上看是他們的追求和嚮往，也是一種掙扎和突圍；向下看，既是一種宿命也是一種現實。我發現，一直抬着頭走路的人，其內心是充滿嚮往的。一直低着頭走路的人，其實也一樣，只不過表達和掩飾的方法和途徑略有不同而已。同樣的地方在於，其對頭頂上的天空都保持一種希冀，而對腳底下的大地也始終有一種畏懼感，這就是人生。

我是一個生活在山區裡的人，自小對天空產生信仰，也對大地充滿敬畏，這就是我的宿命與現實。站在那條歷史的河邊，向下看，天空就在我的腳下，變幻得根本無法捉摸。然後抬頭仰望天空，我發現，天空上的那些雲，其實就是大地的補丁，其在不經意間被一陣風颳上了天空，然後變成了雲。因此我也知道了，無論是天空還是大地，其實也都是有缺陷的。凝目注視，我發現神的天空原來也只是大地的倒影。老子的笑臉出現在天空之上，其實也只是一種符號或者註解。

天空上同樣有一條河，它的名稱就叫銀河或者天河。神通過這條河觀看大地的原形。我猜想，那裡附近應該同樣也有草地和牛羊，包括青蛙和螢火蟲等，反正大地上有的天空上也應該有，否則，神又如何生存，未來的人類又如何在上面安居？可見，天空原來也是大地的另一座家園，或者說，大地只是天空的一張床鋪而已。但無論如何，神是從天上往下看，而人是從地下往上看。這樣一想，神也是人，人也是神了，無論從天上往下看，還是從地下往上看，人神都是一樣的。

當然，我不想再浪費太多的心思去想那些不着邊際的事，還是回到現實吧。

大地上的流水潺潺，聲音滋潤而又細膩，萬物在周圍蓬勃生長，仰望着天空，這就已經夠了。再加上每一滴水、每一朵浪花都是那麼真實，就更加浪漫了，許多富有想像空間的事物都是從每一種真實開始的，神話也是真實的另一種鏡像。

我看見周圍一座座高山都像神一樣矗立着，因此我只有頂禮膜拜的份兒了。每次我在山上攀爬，都能強烈意識到我越來越接近天空了，這就是神給我的力量和啟示。人活着不能沒有寄托，更不能沒有方向和想像，否則就只有向下看並永遠沉淪下去。當然，還有一種狀態是無法比擬的，那就是神的境界和歸依。

我看見山區裡的路都很窄很小而且很彎曲，下雨天泥濘的路雖然越來越少了，但大部分山裡人的目光還是穿不過雨簾，只停留在淅淅瀝瀝的雨聲當中，這就是他們的眼界。當然，在雨中聽雨聲是非常浪漫的事情，但是，如果目光穿不過雨簾所謂的浪漫就是一種浪費。我常常在雨中仰望天空，而腳底卻是濕漉漉的。

我們家鄉有一條河，雖然它不是天上的銀河或者天河，但我通過它看到了周圍的農作物包括人類某個個體生命的生長過程，這簡直就是一種奇蹟。此外，我還經常通過它仰望過天空，其實我的姿態是向下看的，這情景很富有詩意。我還常常在河面上看見船隻和水鳥，還有漁夫的影子，我知道其都是神的化身。

山區周圍的景致都異常優美，彷彿喚一聲就有人會從空氣中走出來，並微笑地和你打招呼，生命的奇蹟也經常是在這種狀態下誕生的。一個山區的老人扛着鋤頭的樣子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古代的象形文字，包括他臉上的表情和紋路，溝溝坎坎中可以播種許多種子，還有陽光和希望等。當然，背着孩子的婦女也很像古陶瓷，入夢的濤聲提醒我們還有許多看不到的東西，包括情感和歲月隱秘的部分。

船總是要順水而行的，如果逆水行舟其艱難的程度無以言喻。不過，人們在向上看或向下看的同時，其實也要向前看或向後看。向前看是為了尋找出路，正如向上看一樣是為了打開自己的天空；向後看也不一定意味着落後，向後看的景點有時比向前看更有成熟的魅力，畢竟真正美的東西貴在發現和珍惜。

我想過一些過去的事情，這也和向上看或向下看有關，同時也和向前看或向後看有關。過去是什麼？過去並不是以一個失敗者的姿態出現的，更多的應該是一種回歸和再現。當我莊重而又嚴肅地凝望着一條河流呈現的姿態時，我的靈魂已經被叩響，周圍的空氣和陽光已經凝固成岸邊的石頭，血肉之軀橫亘在天上。

古代人的隊伍穿越時空，我看見了他們剽悍的身影和有血性的一面，他們在叢林中若隱若現，置陰謀與邪惡於死地，互相的暗算只能證明人類也有醜陋的一面。異常寧靜的那條河流或許已經消失了，但我還能從土地裡嗅到他們的汗味，包括血腥。古代人的文明如今已成化石，但是，向下看或向後看還能看到許多。

是的，河流也是有靈魂的，不管是天空的銀河或者地面上普通的河流都是一面鏡子，也能夠儲藏記憶，包括過去的往事。過去就復活在未來之中。當然，我也看到過失敗者的影子和足跡包括教訓，他們一個個倒下被時間碾過，然後就化為烏有，也有的留下了殘渣。勇敢的人從一滴水中也可以聞到他們身上的氣味。

整條河流都是屬於歷史的，也屬於現在和未來。當現在和未來變成歷史時，那條河流就是屬於歷史的。我做夢也想去暢遊一番，然後看看過去，現在和未來。當恐懼中的黎明從噩夢中醒來，滿臉笑容地出現在陽光底下時，那就是未來的樣子。而我將繼續蜿蜒在生命的旅程中，我體驗到生命最本能的那種衝動和興奮。

後來，我的生命中出現了另外一個她，就站在那條歷史的河邊，美麗而又寧靜的風景，對我的心靈產生了巨大的震撼和等待。於是我恨不能馬上與她一同騎着一匹白馬沿着河邊散步，閒着的時候就讓那匹靈魂的白馬去河邊吃草，陽光灑在它的身上，包括我們的身影都被拉得很長，那是多麼富有詩意的浪漫等待。

頻頻回首的人們好像有什麼心事，依依惜別於這片綠水青山，恨不能早日走出這條山路，或者直接向上飛升。點點滴滴的雨水融入河流變成了許多的魚，據說人的前身也是從魚演變而來的，如今只是還魚如魚而已。山坡上還有什麼要綻開嗎？很顯然，大山深處暗藏着一股暖流，正隨着季節上升，一起湧上天空。

沒想到的是，她的到來讓我看透了季節的變化。原來循環往復的心事，也需要向上或者向下探視，真正的懸崖是在心底，河水最深的地方離人心最近。仰望天空，我已經懂得了美的欣賞，哲學的高度其實並沒有高度可言。我的心中不由自主地想要唱起一首沒有任何主題的歌，水漂過的聲音很快就入夢了……

■ 網上圖片

書若蜉蝣

■文：葉 輝

辨認大世界的陌生部分

很多年前的一個傍晚，在填海區候車，在寒冷的氣流裡，候車的人有些在不停來回踱步，有些在攬着自己的身體瑟縮，有人在動有人在靜，各自選擇取暖的方式。忽然有人指着遠方的天邊，叫一聲：「山火！」抬頭一看，黝黑的天際果然有幾條火龍，連綿出山火的輪廓。

山下的樓房亮着暖調的燈火，山上有好幾條起伏不定的火龍，搖曳着橙紅色的火光，那景象實在是挺壯觀的。當然知道山火所燃燒的，是一片看不見顏色和形狀的林木，更明白林火的摧毀力量，然而，在一個寒冷的傍晚時分，抬頭看見山上幾條燃燒着黑暗的火龍，第一個感覺就是壯觀。

然後才想到山間將留下一片醜陋的枯木，黑禿禿的泥土和炭色的渣滓，才意識到那遠看的壯觀竟然是一場大自然的災難。可是壯觀畢竟是第一眼看見火龍的直覺。可是隔岸觀火的那份感覺竟然是旁觀者所不能擺脫的快感。

如果那場林火發生於今天，大概會聯想到台灣女詩人林婉瑜 的《尋找未完成的詩 》，此詩以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的《寫作的喜悅》為引子：「被書寫的母鹿穿過被書寫的森林奔向何方？／ 是到複寫紙般複印她那溫馴小嘴的／ 被書寫的水邊飲水嗎？／ 她為何抬起頭來，聽到了什麼聲音嗎？」

林婉瑜寫道：「被書寫的母鹿穿過字裡行間來至／ 被書寫的森林：『這是火，火焰；聲，音樂，語言；／ 這是風，以及風的方向。』我跟隨鹿的足印，學習／ 辨認巨大世界更多陌生部分：星群座標，／ 葉的色澤，時間，曆法與季節；天，／ 日月，鳥以及飛行。（一行詩句的振翅／ 發動地球最遠處的颶風風暴）」。那是一首未完成的詩，完成需要時日的醞釀。

那時回望山間那一場燃燒得好燦爛的林火，彷彿熊熊的烈火並沒有燒毀什麼，燃燒的只是一團在暗黑裡的冷空氣，好比聖誕燈飾，眩目，迷惑，一片不怎麼真實的光影。工作了半個晚上，到友人家裡聊了半個晚上，唱一點暖和的紹興酒，吹一點言不及義的牛，又冒着寒夜的冷流乘車回家，車到天橋，車窗外的遠山，那幾條火龍還在暗黑裡燃燒。

火龍已燃燒了整個晚上，還不知要燃燒多久。已經是凌晨時分了，車廂內有人打瞌睡，有人在高聲談話，車窗緊緊關閉着，卻依然感到寒冷。汽車順着山勢拐彎，山下的樓房亮着疏疏落落的暖調的燈火。

播音員用充滿感懷的聲音讀着一個不幸者來信，然後播了一段抒情的輕音樂，播音員又談着人生的變幻無常和無可奈何。過了彩虹邨，火龍又在車窗外的遠山閃現了。林火燒了一整夜，好像愈燒愈洶湧了。下車，走上行人天橋，竟覺得一個尋常的寒夜在靜悄悄裡發生了許多不可名狀的事情，從中或可學習如何「辨認巨大世界更多陌生部分」：「星群座標，／ 葉的色澤，時間，曆法與季節；天，／ 日月，鳥以及飛行」。

文藝天地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詩畫人生（二十四）

草色青青最堪賞
花香陣陣隨風揚
來年春風吹又生
花開花落莫惆悵

癸巳夏日
素仲並書

魯迅先生在華蓋集續篇廈門通訊中說：「世上愛牡丹的或者最多，但也有喜歡曼陀花或無名小草的……」

我就是那個喜歡無名小草的人，並且特別喜愛在石縫中倔強生長的小草。

試筆

■文：歐陽里山（湖南 中學生）

寫 夢

我用模糊的信紙
記下每一個夢，
我不希望夢醒了，
記憶就開始朦朧。

但後來我忘記了，
寫下的每一封，
在夢中被胡亂地
投進廢棄的郵筒。

手寫板

■文：青 絲

超美的草莓

看世衛組織最新公佈的健康食品榜單，草莓被列在水果的第二位，多少有點出乎我的意料。之前在我的印象裡，草莓是與小日子、小情趣、小清新的小資形象結合在一起的，就像一闋香濃溫軟的小令，是綴飾詩意生活的花邊。沒想到，草莓除了有酸甜生津的味道和唯美主義氣氛，還具有豐富的營養元素，足當得起盛大的讚美。

由「麃」和「士多啤梨」，很難想到兩者同為一物。晉代郭璞註釋《爾雅．釋草》曰：「麃，即莓也。今江東呼為薦莓。子似覆盆而大，赤，酢甜可啖。」不過從嚴格意義上說，「麃」只能算是野生的草莓，現在流行的品種是在20世紀初才被引入到中國的。我小時從未見過草莓，只能由「士多啤梨」這個西方符號作為想像的索引。有一次看香港畫報，以為「士多啤梨（strawberry）」是「士多（store）」裡出售的一種低酒精飲料，名叫「啤梨」，後來方知為草莓的英文譯名。其後看柏格曼執導的意識流電影《野草莓》，對片中的小女孩把新採的草莓送給雙耳失聰的爺爺一幕，印象極為深刻。這些零散的信息片段，被投影在我小時的記憶深處，散發着一種經典的小布爾喬亞式韻味。

現在的小孩當然不會像我當年那麼可憐，超市裡隨時都可以買到用盒子精心包裝的草莓。透過明亮的塑料紙，草莓看起來飽滿而鮮潤，橢圓的果實上有無數凸起的細小顆粒，就像猩紅的舌頭，顯示出它的嬌嫩和柔軟。買了回家作為餐後水果，裝在白瓷盤裡端上來，樣子尤為好看，像是一朵朵濕潤的火焰，能讓人心生出一種特別的好感。也有人別出心裁，用草莓加上其它水果一道調配水果茶，由於有草莓增艷，潤紅的茶色，就像美人既醉，玉面微酡，嬌羞無限的容顏，具有一種油畫般的迷幻質感。而且，草莓特有的香氣也令果茶的味道昇華不少，每喝一口，舌底都會迴盪着一股清雅的草莓香，實在妙不可言。

一些街頭食品也會借助草莓增味，如用草莓做冰糖葫蘆，就是一種全新的嘗試。草莓被串在一起，放到糖漿裡裹勻，固化以後，就像覆了一層糖殼子，看起來紅彤彤、亮晶晶的，吃起來脆中帶甜，甜中又有酸，口感十分別致。另外，草莓也是冰品甜點的最佳伴侶，能平添幾許浪漫的生活情調。如夏日裡，人們常將酸奶冷凍成冰塊，加上草莓放到攪拌器裡打成草莓奶昔。尤其是陽光猛烈的午後，用一本書、一杯草莓奶昔陪伴自己，那種酸甜有致、冰涼沁心的滋味，加上浮生偷得半日閒的心情，會使詩意的空間在杯中徐徐延伸。

閩台一帶之人常用「超」字來加強語氣，如「超讚」、「超喜歡」。如果要找一個詞來刻畫由草莓營造的慢生活趣味，最恰如其分的，就是仿照這一句式：超美。

■ 草莓 網上圖片

詩意偶拾

■文：胡望江

月夜蘆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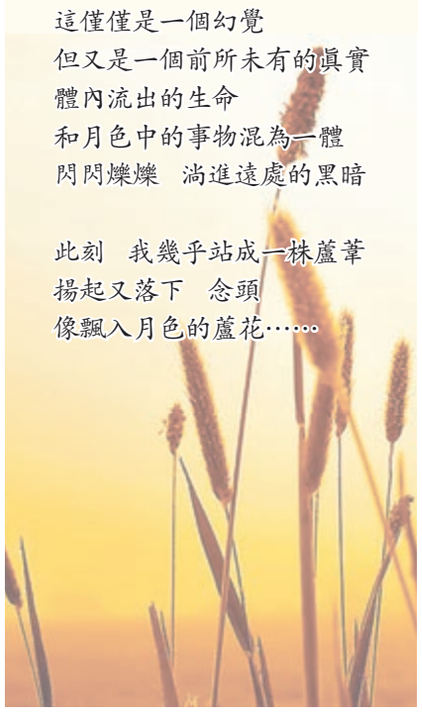
九月的背後 流水
在自己的聲音裡
悄悄帶走一些花朵
雁鳴沙渚 江風吹過
我只能用一隻耳朵
關心石頭的沉默

這是一個微涼的夜晚
霜降在遠方的路上
目所能及之物半醒半醉
保持無法揣測的深度
被流水漂洗 江月
不肯從身邊走開
但總感覺有什麼東西
迅速從身上流失……

涉江而來 風撫過蘆葦
它不會在任何一株上保持歇息
誰看到一匹白馬
淹沒在蘆花中
而蘆花又淹沒在月色裡

這僅僅是一個幻覺
但又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眞實
體內流出的生命
和月色中的事物混為一體
閃閃爍爍 淌進遠處的黑暗

此刻 我幾乎站成一株蘆葦
揚起又落下 念頭
像飄入月色的蘆花……



浮城誌

■文：星 池

情 意

猶記起兩年前，第九屆香港文學節以「情繫筆墨間」為題，曾舉辦「深情絮語」情書徵文比賽，參賽者以書信體寫下親情、友情、愛情等綿綿情意，表達千迴百折的感受，撼動人心。甚為欣賞是項賽事對「情書」的闡述，時下人們往往僅把「情」字連繫至愛情，忘卻各種情誼，也是真摯而可貴。

撰寫《史記》的司馬遷，於〈報任安書〉記載他為李陵辯解，卻不知君心難測，被漢武帝誤為詆毀貳師將軍李廣利，終要蒙受宮刑此可恥大辱。期間沒人挺身而出，為他解困，使其萬分感慨。他言「士為知己者死」，此乃因平生遭遇而不禁嚮往的一種情操，《史記．刺客列傳》內亦再現此句，大抵有感而發，「成一家之言」。相知賞識的情誼，古今中外也令人仰慕。托爾金創作的史詩奇幻小說《魔戒》，搬上銀幕，風靡全球。當中，戰爭場面宏偉，電腦特技精湛，氣勢磅礴，真正震動我的卻是主角之間的捨生情操，一起走畢旅程，完成艱巨任務。縱使，未至談生論死，但知己難求，遇上互相了解及勉勵的良朋，如此情誼實是彌足珍貴。

我喜愛看戲劇，無意中結識若干劇場工作者，欣賞演員於台上發光，確有視他們為偶像的劇場朋友。毋須送貴重厚禮，丟掉盲目讚美，在熱情支持之外，更要冷靜地用心觀賞其演出，然後持平地與其分享觀後感想，從而提升自己的藝術素養，也讓心靈有所獲益。以此種交流，傳遞純純的情意。

愛有多種，假若親情像河水涓涓長流不息，是種福氣，該要珍視，還有知己友情，或甚對敬仰的人之情，別把情意局限於愛情世界。如果有人聲稱只懂愛情，他實是最不懂情為何物，虛偽無情。

倘若我以書信體抒發最私密的情感，深信誠懇自能觸動人。陽光普照下，或風雨飄搖時，藉此感謝陪伴我身旁的種種溫厚情意。